

大象席地而坐 人生是無盡的痛

洪蜜禪 文

2018/11/18

對你來說，生活是什麼？小人物被困在一座城市，無法改變現狀，日復一日在生活中掙扎，行屍走肉如同置身囹圄般令人窒息。唯一讓人堅持下去的，是遠方若有似無的希望。

《大象席地而坐》（以下簡稱《大象》），是胡波執導的第一部，也是最後一部長片。2017年的冬日，胡波選擇自縊，他沒能等到屬於他的榮耀。《大象》是一部抑鬱的電影，步調沉重而緩慢，色調冰冷而灰暗，整部片幾乎沒有跌宕。故事時間僅一天，導演卻用了四個小時描述四個主角在石家庄的際遇。人生不也如此漫長，漫長得令人絕望。

只要活著 就是無盡的苦痛

《大象》原為幾千字的短篇小說，電影將故事主角中第一人稱的「我」換成了四個人——韋布、黃玲、於城和老人王金。四個看似不相干的人，隨著劇情的交織，勾勒出他們之間的連結。他們是不被這世道待見的人，困在一個破爛的村莊，沒有人的家庭是有愛且完整的。韋布被爸爸罵的狗血淋頭，黃玲被媽媽奚落「不要懷孕了」，於城受盡家人的冷眼汙辱，至於王金，不過是家裡的經濟負擔，最好能趕快滾去養老院。





本片的四個主角，由左至右為黃玲、王金、於城、韋布。（圖片來源 / 豆瓣電影）

每個角色都在面對衝突，韋布錯失手殺了人，黃玲為尋求家中得不到的溫暖與學校的主任有私情，於城與朋友的老婆通姦，結果朋友在他面前自殺。這世界看起來是那麼的悲慘，每個人都活得不人不鬼不鬼的。其實在黑暗中，每個人都仍懷有一絲希望，韋布的希望是黃玲，黃玲的希望是教導主任，於城的希望是他愛的女人。大家都拼了命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，盼對方能帶他們脫離深淵。只是最後，這些希冀，不是落空就是消逝了。

從原著小說的微觀到電影的宏觀，我認為四個主角，仍象徵著小說中原本的「我」，胡波只是將人生中不同階段的苦痛，轉化為每個角色的遭遇。無論去向何方，只要活著，就逃脫不了家庭的束縛，只要活著，就需要面對人生中狗屁倒灶的事。

當社會變得麻木不仁

《大象》中一以貫之的虛化背景，即使其他角色在說話，甚至咆哮，我們始終只能看得清主角們的面容，象徵著他們對於周遭環境的麻木。就像韋布說的「一切都是流程。」並不是真的多麼憤怒，只因為他是我的朋友，所以我必須為他出頭。很多人都困在這個死胡同裡，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乎什麼，只是隨波逐流罷了。

面對一連串的死亡及悲劇，主角們從不顯現多餘的情緒，內斂而壓抑，甚至有點不真實。對於生活的冷感麻木，不正是活著最可悲的事。這彷彿是現代社會的縮影，人與人之間的疏離，大家自掃門前雪，只有要過錯便推給他人，從來沒有真的感同身受。就像於城愛的女人對他說的：「你不明白我的點，我也理解不了你。」主角們的心境始終是無盡的孤獨，看不清其他人，看不清未來，他們始終都是一個人。

形單影隻 去向何方

王金是本部片中我最喜歡的角色，他從頭到尾沒有做過任何離經叛道的事，他是受害者，他是被動接受者。住在自己的老房子，卻被女兒女婿趕到陽台，陪伴自己的老狗被大白狗咬死了，卻被對方主人罵得狗血淋頭，認定王金是要誑騙錢。他飽歷風霜，嚐盡人情冷暖，是情緒最壓抑的一個，也是最看透這個噁心世界的人。



「因為養老院不能養狗」，王金總是這麼推拖著，事實上他多麼想在家伴孫女長大。（圖片來源 / 豆瓣電影）

我最喜歡的一場戲是王金前往養老院的那場戲，鏡頭帶著我們從窗縫窺見每個房間的老人，不是步履蹣跚、就是毫無生氣，這似乎預見了王金的終點，不久後自己也會落得這片田地。最終他還是步出養老院，買了兩張去滿州里的車票，想要偷偷帶上孫女去看大象。這是王金最後的努力，也是最後一點主動。

王金對韋布和黃玲說過：「你能去任何地方，到了就發現，沒什麼不一樣。」或許胡波將自己投射在這個角色中，他多麼希望能有一個韋布，跟他說「還是去吧。」那麼他便會義無反顧的，用盡最後一點氣力，去滿州里看大象。

大象代表什麼？

「滿洲里動物園，有一隻大象，它他媽就整天就坐那，可能有人老拿叉子紮它，也可能它就喜歡坐那兒……」電影是這樣開頭的，看似荒謬又無厘頭，然而對大象的好奇渴望，卻是本片中支持主角們前進的力量。

韋布、黃玲和王金經歷了許多苦痛，才終於踏上尋找大象之路，而於城，雖然是最想去看大象的人，最終卻受槍傷無法前往。隨著劇情推演，我逐漸明白，或許大象象徵的，是一種對未知的嚮往，又或者對夢想的希冀。夢想之路，並不是人人都可以出發，並抵達終點的。

最後一場戲，巴士緩緩駛入鏡頭內，黑暗中彷彿是一個山谷。眾人魚貫下車，韋布踢起毬子，大夥兒圍起了圓，毬子是彼此微小的連結。最終，一聲象鳴響徹雲霄，眾人望向山谷，全劇終。我愛這樣的節尾，溫暖而寧靜，是此片唯一給人光明意象的一場戲。至始至終，無人知道「大象」是什麼樣子，似乎近在咫尺，又遙不可及，夢想不也是嗎？或許看不見大象，是這個時代的宿命。



最後一場戲，大家圍在一起踢毽子，是整部電影中最溫暖的畫面。（圖片來源 / 豆瓣電影）

小人物的無可奈何

《大象》讓我想起了去年同樣入圍金馬獎的《大佛普拉斯》（以下簡稱《大佛》），兩者在敘事鋪陳上有很大的歧異，卻同樣訴說著小人物的無奈和悲哀。《大佛》以黑色幽默包裝沉重的社會問題，在你捧腹大笑的同時，能感受到底層人物的嘆息。片中運用了許多對比，強調社會階層的不公平，像導演黃信堯在預告中說的：「有錢人的人生是卡樂佛（colorful），沒錢的人只能跟著人喊萬得佛（wonderful）。」

比起《大象》，節奏歡快的《大佛》還是更容易讓人下嚥。因為《大象》是血淋淋的把真實攤開在你面前，要大家去看社會醜惡的瘡疤，這對大多數人來說都太殘酷，像長在背上的瘤，寧可眼不見為淨。《大象》到底還是一部藝術電影，少有觀眾能去體悟其中的意義。

殞落的才子 活在藝術中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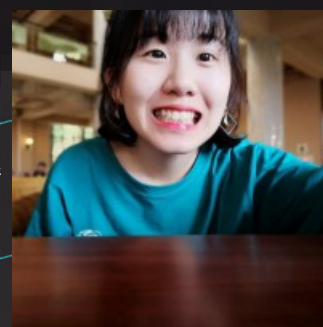
胡波成就了《大象》，《大象》卻沒能成就胡波。傳聞中，製作方為了符合市場需求，要求胡波將片長剪到兩小時，這有違胡波的理念，雙方激烈爭執，製作方甚至要求他將自己的作品買下，懷才不遇又面臨經濟困難，最終導致了胡波的死亡。

「人活著呀，是不會好的，會一直痛苦，一直痛苦。從出生的時候就一直痛苦，以為換了個地方會好，好個屁阿！會在新的地方痛苦。」這部自編自導自剪的電影，就像是胡波的遺書，想說的全在裡頭了。有人說，胡波是為了藝術創作的堅

持而死，然而真相我們不得而知。我們知道的是，一個青年才子的殞落，以及一部值得被留下的巨作—《大象席地而坐》。



記者 洪蜜禪



編輯 林奕廷